

打不败的海明威

► 丹飞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科技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享有以往人类无法想象的便捷和舒适；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它大小的人类战争以及自然加诸人类头顶的灾难，考验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二十世纪的文学不甘寂寞，总有一些以良心和正义为己任的作家，依靠作品印证人类不曾泯灭的良心。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殿堂上，就刻划着这样一些熠熠生光的名字，其中一颗珠钻镌着：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明威，激励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在这里，我试图对为海明威赢得巨大声誉的艺术技巧作一些浅近的描摹和勾勒，并尽可能深入地指涉到具体文本。更私人的想法是，想藉由本文，使得自己由来已久的对这位英雄的崇拜合理化。

冰山般的含蓄和积淀

“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这就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他的作品中枝枝蔓蔓常常被砍削得一干二净，文字底层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不去说破，而显示出一种含蓄而内敛的美。《丧钟为谁而鸣》中罗伯特坚持让所有人撤离，尤其是忍住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要庇拉尔带走玛利亚，他内心的哀恸和决绝是可想而知的，但作家没有作过多描摹。甚至对罗伯特的最后结局也作了含蓄而隐晦的表述：“罗伯特感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在怦怦地跳着。”既是海明威英雄主义的浪漫表述，也积淀了深厚的生命历练——不经历生死考验、在死神眼皮底下转过几个来回，是无法体悟到这么“自然主义”而字字带血的生命感受的。这里的表达是诗性的，却蕴涵着生活/生命

的深刻积淀。而在《老人与海》中，他为了突出人与自然斗争的凶险、生死未卜的戏剧冲突、失败命运面前的不屈服，把桑提亚哥的活动环境安放在与世隔绝的茫茫海域，集中笔触对桑提亚哥进行聚焦，不让侧翼旁支影响视线。

电报式的“铜模”

海明威惯用“电报式”短句，赫·欧·贝茨认为海明威“砸碎了美国短篇小说曾经用来排印的每一粒早已面熟的铅字，给小说另刻了一套它从未见过的严谨的、革新的、又是堪称典范的铜模”，并称许他“一锤子捣烂了按照花俏图案描绘的所有作品”“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被他剥下了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这个评论是极富洞见的，对海明威文风的把握可谓切中肯綮。传说海明威写作时单腿站立，避免生产拖沓冗长的句子，这种创作姿态会合他的人生姿态：坦诚、直白地面对人生。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海明威自己就是个“真正的人”。

海明威的高度艺术成就是与他高峰体验状态的生命历险和自觉而趋于苛刻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据说，《永别了，武器》的结尾作家就改写过几十遍。正因为如此，那惜墨如金的寥寥数笔，亨利·腓特力在凯瑟琳死后无依无从、不知所终的“迷惘”心态突破纸背，扑面而来，俭省到吝啬的笔力达到的效果是长篇累牍难以抵达的惊疑、震撼、思索的巨大阅读快感——读者自觉自愿的感情介入。

鬼斧神工般的深刻雕琢

海明威通过运用人物独白、思忖、回想等手法表现人物内心，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在《老人与海》里这方面的表现达到极致。可以说，《老人与海》就是由心理描写结构出的架构。桑提亚哥独自面对苍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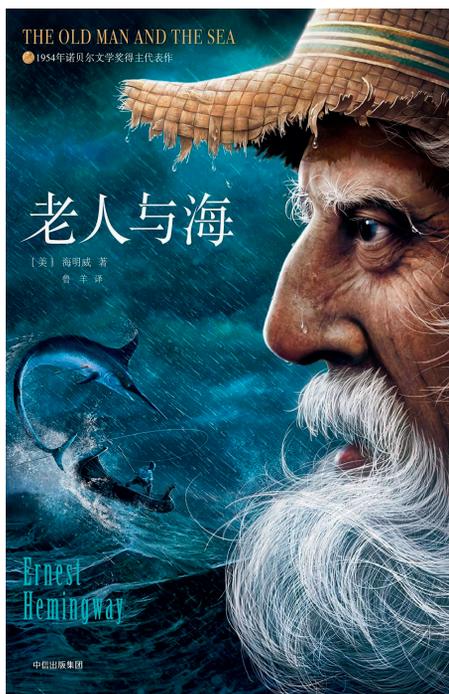
大海、与大马林鱼周旋、与鲨鱼群搏斗，那份无援的孤寂、那份对失败的恐惧、那份对自己渺小力量的自责、那份对超越生命极限的自勉和宣言要得以表现，除了桑提亚哥的自语、独白、思忖简直别无他途。

当打上了马林鱼，桑提亚哥的手却抽筋了，“我恨抽筋，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是自己丢自己的脸”——一个倔犟老头强烈的个性显露无遗。而他的自我安慰式的自我提醒——“自语”式的表白“不过，你呀，你是永远不会垮的”，以及“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既是在体力严重透支、意识濒临瓦解时的一剂强心针，可以藉以支持未来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同时又成为海明威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子”形象的一个新的标靶——所谓不屈服于失败命运的硬汉子。

诚如索尔·贝娄指出的那样，海明威“试图把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强加于我们，以便塑造出一种硬汉的形象”，即“当他在梦幻中向往胜利时，那就必定出现完全的胜利、伟大的战斗和圆满的结局”，当一种文学表现的成功无限制累加而成为程式，就是险象丛生之时，如果不是海明威天才式把握的分寸感，很难说这种“伟大的战斗”之后“完全的胜利”和“圆满的结局”结构成篇的文本有什么意义。但一方面正是因为海明威刻画人物形象时的充沛情感和丰满笔触、对心理描写的深刻入微、情节与景物之间无与伦比的和谐、叙述的简洁凝练、行文的流畅清晰，另一方面也如索尔·贝娄指出的，“人人都要成为那样一种真正的人，这决不是一种平凡的愿望”。在伟大与深刻、和谐与圆熟中，海明威刻画“真正的人”的理想和非凡手笔得以留存在历史长河而历久弥新。那一大批“硬汉子”“真正的人”的形象任何时候都会激励人类的正义和良心，为这类人的生命历险鼓劲扬帆。

打不败的人

颇具意味的是，他的小说甚至对自己的生命有某



种预示性——《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巴恩斯丧失性能，据说正映照了晚年海明威的遭遇。而这个文本产生于1926年。

同样不可思议但又令人折服的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海明威是在生活中实践文学场景，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生活。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海明威是迷惘的海明威，于是出现《永别了，武器》和亨利·米勒；三十年代的海明威是奋斗的海明威，于是凸显《丧钟为谁而鸣》和罗伯特·乔丹；五十年代的海明威是孤独的海明威，于是带来《老人与海》和桑提亚哥。诚然，我无意作出例如精神分析之类的批评以求揭示其“症候”，但如此打通阅读对我们把握海明威及其著作不无补益。

海明威的战争狂热和生命激情部分地体现在他身上二百多块弹片和数不清的伤疤，而且，他的战争（直接参与战争）/生存（具象化为渔猎、斗牛）呈现一波三折的戏剧效果，而这些都在其小说中得以映照。战争中其生活/文本中的高度融合自不待言，我还能够举出的是：

——《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梦见狮子”、《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乞力马扎罗雪峰上风干的豹子，与海明威生活中观看猎狮、斗牛（传说作家还曾亲自斗雄牛）。

——海明威前后有四任妻子，前两位妻子共为他生了三个孩子，而这与其死后出版的《海流中的岛屿》中托马斯·赫德森的境况如出一辙。

——海明威父亲的自杀，海明威借《印第安营地》中尼克与其父的对话发言：

“死难不难？爸爸？”

“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令人敬畏的是，“死是很容易的”，三四十年后的1961年，海明威用猎枪注解了自己对硬汉子之死的思考。问题是，他抛弃了在《丧钟为谁而鸣》里传达的生死观：借索尔杜之口，海明威说“死亡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我的思想上从来没有为之折腾来折腾去，因为我根本不怕它。问题是，生才是吸引人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藉此惋惜命运的巨大力量和与命运抗争的多舛。

海明威死了，但他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是潜藏在你我的血液中，让我们默念：“他的身上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老人与海》）当夜阑人静，当命运试图将我们的脊梁压弯，当我们已经不堪重负，而仍然不曾放弃抗争，不曾忘记曾经的豪言壮语，不曾燃尽骨头里最后一丝倔犟的力气和血脉中最后一滴滚烫的血；而同样，不因偶尔的得意而忘乎所以，而忘掉来时的路，而扰乱前行的步法……我们就是海明威式的英雄——打不败的人。我们相信，暗夜终将过去而黎明一定到来。让我们“不止一次故意争先恐后冲向新的危险，以此向自己挑战”（马尔科姆·考利语），不必在梦里见到狮子，我们自己就是凛凛醒狮。

【作者为1993级水利水电工程系校友，2001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